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顏淵篇〉第四章。

【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。君子不憂不懼。曰。不憂不懼。斯謂之君子已乎。子曰。內省不疚。夫何憂何懼。】

「吾妄作聰明，認為這二節書，或許是一節書，因為前後二者有關係。」雪廬老人在這章書開頭提出他的看法，他認為第三節，就是第三章、第四章或許是一節書，是一節。因為前面第三章跟後面第四章經文的內容有關係。這是雪廬老人說出他的看法。

『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：君子不憂不懼。』「司馬牛問君子，子曰：內省不疚，不憂不懼。前面講君子之道很多，為何這裡要說不憂不懼？凡事別憂愁，也別恐懼就是君子，這也難懂。」「《正義》說」，《正義》這本書裡面說：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，這也不對。因為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，只有顏子、子路能夠辦到」。

『曰：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已乎？子曰：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』「下面經文，司馬牛再問的句型也同上一章。」就是跟上一章是相同。「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已乎？子曰：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這兩句話就真解決司馬牛一肚子的心事了。孔子告訴司馬牛，你自己省察，不必管環境，不必管人，只問你自己。內省是自己省察自己，省察什麼事？你辦出來的事都對得起人，誰也沒害他，這就沒有心病了。誰都對得起，別人對不起你是另一回事，這又有什麼關係，這樣有什麼好憂愁，有什麼好恐懼呢？至於曹操寧教我負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負我」，就是曹操講的話，就是寧願我去負天下的人，就是意思用現代話講，寧願他對不起天下人，也不

能叫天下人對不起他，「那一套，那是奸賊」。

「司馬牛的憂可以了解」，他的憂慮。「為什麼說懼？」懼是恐懼。「因為他的兄弟」司馬桓魋要篡位，「即使篡位成了也不好」，篡位成了也不好，就是弑君弑父人都能夠誅之，那這是造反了，「免不了憂愁」，篡位「不成功就有滅門抄家之禍，所以」他為這個事情感到很「恐懼，司馬牛憂懼都有」。

「有另一種釋。認為仁之器重，其為道遠，故孔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仁很難講，其道甚大，孔子輕意不說仁字，所以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顏子問仁，程度到了，不得已所以講仁，對其餘人極少說，實在因為是說了也不懂」，因為講了大家聽不懂，所以就少講。少講就是比較少，對懂的人才講，對不懂的人他就不講。就像佛法一樣，有一些高深的佛法對程度淺的人講了他不懂，不懂對他沒幫助，甚至他還不能接受、排斥，這個就不跟他講了。一定適合他的程度，他程度到了才給他講。所以儒也是一樣。「其實孔子講命、講仁的地處很多。」講天命、講仁義的地方很多。「子不語怪力亂神，南宮适問力：羿善射，奭盪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孔子不答。」南宮适問這個力，力量這個力，後羿善射，奭盪舟，舟是船，射是射箭，問這個事情，孔子就不回答。怪力亂神這四樁事情，這屬於問力，力量這個力，孔子就不回答這個問題。「這兩節書，不可不注意字眼。作詩，講究練字。」

「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利不是指財產，《易》云」，《易經》裡面講，「元亨利貞，聖人利萬物，佛家自利利他，利字難講」。所以這個利不是指財物。「子貢問博施於眾，孔子答堯舜其猶病諸，博施於眾就是利。」對大眾有利益。「有人說：子罕言利。罕是少，非不，不是不講，是少講。與命，可與講命。與仁，可與講仁。」

「言語有什麼區別？」言語這兩個字，言跟語有什麼區別？「注重這個言、語二字，口到、眼到、心到，一字不能錯過。」「不問自說曰言」，沒有人請問自己自動說出來叫言，「有人來問而答曰語」，有人來請問給他回答這叫語，「如《論語》」。《論語》就是孔子的學生，有人來問問題給他回答，這叫語。「孔子對怪力亂神有人來問，一概不說。利，孔子自己少說。」

「《阿彌陀經》是無問自說，這哪一個人能懂？今日的西坡，他如何能知道？不造業，如何入胎？引業掌握投胎，而且又有俱生惑。惑業苦就是因緣果，因果之中，無緣不生，全在緣，因就是親因緣，也是緣。」

「司馬牛只要不幫助弟兄篡國就可以了，也不幫助衛君大義滅親殺自家兄弟，這樣就好了。孟子就懂這道理，有人問」，問孟子：「若是舜的父親瞽叟殺人，舜應該如何辦？孟子答：去國，背著自己的父親逃跑就可以了，這樣對得起父母。不做君位，也對得起百姓。司馬牛（宋人）到魯國，不參加宋國兄國之亂，內省不疚就對得起了」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